





目錄

第二卷  
真參實悟

佛鑑懃禪師

鎮海明  
珠話

無為泰禪師

洗鉢  
孟話

五祖自禪師

掩其口曰  
但恁麼看

俞道婆

無位真  
人話

真歇了禪師

如何是空劫  
以前自己

徑山杲禪師

有句無  
句話

華藏民禪師

一切處作文  
彩已彰會

中巖覺禪師

踞虎頭收  
虎尾話

范縣君

三不  
是話

文殊道禪師

法眼問  
子覺鐵  
嘴栢樹話

道場辨禪師

唐詩

白楊順禪師

水中鹽  
味四句

護聖靜禪師

如何是道人  
枯木裏龍吟如  
何是道中人  
髑髏裏眼睛

石頭回禪師

臺山婆  
子話

教忠光禪師

有句無  
句話

西禪需禪師

如何是佛  
即如何是佛

大圓璞禪師

三聖與化  
出不出話

別傳錄卷二目錄

一



佛照光禪師是三不話

薦福本禪師字無

秦國夫人計氏字無

無菴全禪師字無

笑翁堪禪師字無

華藏權禪師建從無住本一切法

松源嶽禪師有句無話

高峯妙禪師正睡著時無夢無想無見無聞主在甚麼處

斷崖義禪師萬法歸一歸何處

圓通止禪師偈聰明

茶陵郁山主字慳

懶菴奇畢居士別傳錄卷之二

真參實悟卷下

仰山參東寺。寺問。汝是甚處人。仰曰。廣南人。寺

曰。我聞廣南有鎮海明珠。是否。仰曰。是。寺曰。此

珠如何。仰曰。黑月即隱。白月即現。寺曰。還將得

來也無。仰曰。將得來。寺曰。何不呈似老僧。仰又

手近前曰。昨到瀉山。亦被索此珠。直得無言可

對。無理可伸。寺曰。真師子兒。善能哮吼。

佛鑑懃禪師。往來五祖之門有年。一日聞祖舉僧問

趙州。如何是和尚家風。州曰。老僧耳聾。高聲問將來



僧再問州曰。你問我家風。我却識你家風了也。師卽大豁所疑。曰。乞和尚指示極則。祖曰。森羅及萬象。一

法之所印。師禮拜。佛鑑若無五祖為師。圓悟為友。則亦足今時馳聲走譽底。便止於此。

而不復信。有後來實悟之境。界矣。後同圓悟語話次。舉東寺問仰山

鎮海明珠因緣。至無言可對。無理可伸。處圓悟徵曰。

既云收得逮索此珠。又道無言可對。無理可伸。意旨

如何。師不能答。翌日謂悟曰。東寺祇索一顆珠。仰山

當下傾出一栲栳。悟深冩之。乃告之曰。老兄更宜親

近老和尚去。有此良友提師。一日造方丈。未及語。被

祖詬罵。懣懣而退。有此明師煨歸寮。閉門打睡。悟知

之。卽往扣門。師曰。誰。悟曰。我。師卽開門。悟問。你見老

和尚如何。師曰。我本不去。被你賺累我。遭這老漢詬

罵。悟呵呵大笑曰。你記得前日下底語麼。師曰。是甚

麼語。悟曰。你又道東寺祇索一顆珠。仰山當下傾出

一栲栳。師於是大徹。你看東寺祇索一顆珠。仰山當

時下底語。今日圓悟不過重舉一回。如何佛鑑竟於是大徹。此其故。豈是而今馳聲走譽者所能測其由乎。是謂大善知識。著者有出身之路也。古云。善知識難逢。難遇。豈不然與。而今縱有真參。如佛鑑。何處討著。著有出身之路。如圓悟。耶。哀哉。悟遂領師。同上方丈。真是人。天眼目。祖纒

見遽曰。懃兄且喜大事了畢。真是人。天眼目。

懶菴曰。此便是第一個遇明師煨煉良友提携。而



得實悟底樣式也。然這個樣式而今却用不著。何也。如佛鑑之衲子。或有其人。如五祖之明師。圓悟之良友。實不可得。懶菴寄語高流異衲。請以話頭爲五祖之明師。以話頭爲圓悟之良友。又請以時時刻刻。一念真疑而參。爲五祖煅煉。以時時刻刻。一念真疑而參。爲圓悟提携。若果如是。五祖圓悟又何曾寂滅耶。這個樣式而今正用得著也。高流異衲。以爲何如。又曰。佛鑑大徹。未及通語。如何圓悟便知。遂同上方丈。五祖纔見。亦未及通語。如何遽曰。懃兄且喜大事了畢。這個境界。可是而今成

羣打七。逐隊談禪之所能測度耶。非真具人天眼目者。不能辨別也。高流異衲。卽此可以生深信心。卽此可以一念真疑而參話頭矣。勉之勉之。

若有人問懶菴。旣云收得。逮索此珠。又道無言可對。無理可伸。意旨如何。答曰。腦後三斤鐵。鎔成一片霜。頌曰。擒來無高下。放去有短長。空中書八字。撇捺一齊藏。叅。

僧問趙州。學人乍入叢林。乞和尚指示。州曰。喫粥了也未。僧曰。喫粥了也。州曰。洗鉢盂去。其僧於句下大悟。



無爲泰禪師叅五祖。祖舉趙州洗鉢盂話。俾叅。洎入室。舉此話問師。你道趙州向他道甚麼。這僧便悟去。師曰。洗鉢盂去。嚮。祖曰。你祇知路上事。不知路上滋味。師曰。旣知路上事。路上有甚麼滋味。祖曰。你不知耶。又問。你曾遊淞否。師曰。未也。祖曰。你未悟在。師自此凡五年不能對其一念真。祖一日陞堂。顧衆曰。八十翁翁。鞦繡毬。便下座。師欣然出衆曰。和尚試鞦一鞦。看。祖以手作打仗鼓勢。操蜀音。唱綿州巴歌曰。豆子山。打瓦鼓。楊平山。撒白雨。白雨下。取龍女。織得絹。二丈五。一半屬羅江。一半屬玄武。師聞大悟。掩祖口曰。

祇消唱到這裏。祖大笑歸方丈。  
懶菴曰。若有人問懶菴。你道趙州向他道甚麼。這僧便悟去。乃喝曰。出去。莫妨我瞌睡。頌曰。喫粥了也未。和衣倒街醉。又教洗鉢盂。舌頭拖到地。這僧悟去。草裏眠。驚起猢猻跳上樹。叅。

掩其口曰。但恁麼看。○德山小叅曰。今夜不答話。問話者三十棒。時有僧出禮拜。山便打。僧曰。某甲話也未問。和尚因甚麼打某甲。山曰。汝是甚麼處人。僧曰。新羅人。山曰。未跨船舷。好與三十棒。



五祖自禪師依五祖最久。未有省發時。圓悟爲座元。師往請益。悟曰。兄有疑處。試語我。師遂舉德山小叅。不答話。問話者三十棒。悟曰。禮拜著。我作得你師。舉話尚不會。師作禮竟。悟令再舉前話。師曰。德山小叅。不答話。悟掩其口曰。但恁麼看。真大慈大悲。大善知識。師出。揚聲曰。屈屈。豈有公案。祇教人看一句底道理。時有僧謂師曰。兄不可如此說。首座須有方便。古人多有良友提携。今則 絕無矣。因靜坐體究。至此纔虛心信受。若無救處矣。及旬。忽大悟。頓釋所疑。疑爲悟本。不悟也。詣悟禮謝。悟曰。兄始知吾不汝欺。又詣方丈。祖迎笑。目。看他又各具人天眼。

懶菴曰。此又是第一個遇明師良友底樣式也。而今之時。若不以話頭爲明師良友。不以一念真疑而叅。爲親近明師良友。則是自暴自棄也。噫。又曰。你看自禪師詣圓悟禮謝。悟便曰。兄始知吾不汝欺。又詣五祖方丈。祖便近笑。若非如他各具人天眼目。你向何處辨別之耶。高流異衲。卽此可以生深信心。卽此可以一念真疑而叅話頭矣。勉之。勉之。若有人問懶菴。祇如自禪師復舉德山小叅。不答話。圓悟便掩其口曰。但恁麼看。意旨如何。答曰。行到水窮處。坐看雲起時。頌曰。掩其口。頭上青灰三



兩斗。恁麼看。冰盤托出珍珠飯。若論德山老凍膿。捉來活葬不容情。獨許新羅這個漢。東西南北任騰騰。叅。

臨濟上堂曰。赤肉團上。有一無位真人。常在汝等諸人面門出入。未證據者。看看。時有僧問。如何是無位真人。濟下禪牀。搗住曰。道道。僧擬議。濟拓開曰。無位真人是甚麼。乾屎橛。

僉道婆市油。資爲業。常隨衆叅問瑯玕。玕以臨濟無位真人話示之。一日聞乞丐唱蓮花樂云。不因柳毅傳書信。何緣得到洞庭湖。忽然大悟。以資盤投地。夫傍

睨曰。你顛耶。婆掌曰。非汝境界。往見瑯玕。玕望之。知其造詣。天真是眼。乃問如何是無位真人。婆應聲曰。有一無位真人。六臂三頭。努力噴。一擘華山分兩路。萬年流水不知春。

懶菴曰。此便是第一個善女人。真叅實悟底樣式也。你看他市油資爲業。可謂辛苦勤勞。然而於辛苦勤勞之中。却能打徹。豈非巾幗之大丈夫乎。於此足見懶菴所謂粗事無妨。正好叅禪之說。不世欺矣。願在道善女人。勉之勉之。又曰。道婆往見瑯玕。玕望之。知其造詣。豈非另具人天眼目耶。高流



異衲卽此可以生深信心。卽此可以一念真疑而  
叅話頭也。諦聽諦聽。

若有人問懶菴。如何是無位真人。卽以目左顧曰。  
是是。又以目右顧曰。是是。頌曰。殺氣橫開無阻遏。  
威風直透沒遮攔。虛空截斷重生蒂。火裏螭螻吞  
鐵丸。叅。

如何是空劫已前自己

真歇了禪師叅丹霞。問如何是空劫已前自己。師  
擬對。霞曰。你開在。且去。一日登鉢孟峯。豁然大悟。徑  
歸侍立。霞掌曰。將謂你知有。師欣然禮拜。

懶菴曰。若有人問懶菴。如何是空劫已前自己。答  
曰。待汝突出眼睛。再向你道。頌曰。突出眼睛也大  
奇。空劫自己眼前垂。須諦聽。善思惟。一羣嬌鳥句  
邊啼。叅。

有句無句話

徑山杲禪師叅湛堂。機辨縱橫。堂訶之曰。汝曾未悟  
病在意識領解。則爲所知障。真大慈大悲大善知識。嗟乎。而今馳聲走譽底。

那一個不是意識領解。那一個不是爲所知障耶。堂一日語師曰。我這裏禪。

你一一理會得。教你說也。說得。教你做。拈古頌古小  
叅。普說也做得。只是有一件事不是。你還知麼。師曰。



未審是甚麼事。堂曰。因你只欠因地一下。所以說時有禪。不說時便無禪。入方丈時便有禪。出方丈時便無禪。惺惺思量時便有禪。睡著時便無禪。如此如何敵得生死。真大慈大悲。師曰。正是某甲疑處。難得此無救矣。堂病。指師見圓悟。及謁張無盡居士。士亦指師見圓悟。徑山當時猶頭頭遇著真善知識。所以能了假善知識。雖亦號曰人天師。可憐而今頭頭遇著都是謂一言引衆盲。相牽入火坑矣。高流異衲。尚安得不念真疑而時圓悟自蔣山奉詔住東京天寧。未至師先到寺。挂搭叅堂畢。悟方入院。師晨夕叅請。悟舉僧問雲門。如何是諸佛出身處。答曰。東山水上行話。

令師下語。師叅及一年。凡下四十九轉語。皆不契。一

日。悟赴一達官宅。陞座。卽舉僧問雲門。如何是諸佛

出身處。雲門曰。東山水上行。若是天寧。卽不然。若有

人問。如何是諸佛出身處。只向道。薰風自南來。殿角

生微涼。師聞。豁然有省。遂以所得告悟。悟察師雖得

前後際斷。動相不生。然却坐在淨裸裸處。因語師曰。

也不易。你得到這田地。但可惜死了。不能得活。不疑

言句。是爲大病。不見道。懸崖撒手。自肯承當。絕後再

甦。欺君不得。須知有這個道理。真大慈大悲。大善知

今時。則便止於此。安得復有後來之大師也。師曰。某甲只



據如今得處。已是快活。更不能理會得也。悟令師居擇木堂。爲不釐務侍者。擇木堂乃士大夫止息處。每日同士大夫閒話。入室。日不下三四。悟每舉有句無句。如藤倚樹。話詰之。師纔開口。悟便曰。不是不是。真大慈大悲。如大善知識。如此者半載。一日。同諸士大夫飯。師把箸在手。都忘下口。如此一念真疑。而參焉。得不悟。悟見笑曰。這漢參黃楊木禪。却倒縮去。師遂說喻曰。和尚這個道理。恰似狗看熱油鐺。要舐又舐不得。要捨又捨不得。一念真疑而參。正是如此。高流異衲。諦聽。聽悟曰。你喻得極好。只這個便是金剛圈栗棘蓬也。要跳得金剛圈。吞得栗棘蓬。除却一念真疑。而參。再無第二法也。師一日。問悟曰。聞

和尚當時在五祖。曾問這話。不知祖道甚麼。悟笑而不答。師曰。和尚當時。須對衆問。如今說亦何妨。悟曰。我問有句無句。如藤倚樹。意旨如何。祖曰。描也。描不成。畫也。畫不就。又問。樹倒藤枯時如何。祖曰。相隨來也。師聞舉。當下大悟。曰。我會也。悟遂舉數因緣詰之。師酬對無滯。悟曰。始知我不汝欺。因著臨濟正宗記付之。

懶菴曰。若有人問懶菴。有句無句。如藤倚樹。意旨如何。答曰。日影重重。風亂擺。金鶯飛上玉欄杆。若又問。樹倒藤枯時如何。答曰。非眼所睹。頌曰。有句



無句如藤倚樹。樹倒藤枯。堆在一處。泥牛石馬。唱山歌。驚起東村王小二。叅。

一切處。作文彩已彰會。○忠國師一日喚侍者。者應諾。如是三喚三應。國師曰。將謂吾孤負汝。却是汝孤負吾。僧問趙州。國師喚侍者。意旨如何。州曰。如人暗中書字。字雖不成。文彩已彰。

華藏民禪師初講楞嚴於成都。為義學所歸。時圓悟居昭覺。聞悟小叅。舉國師三喚侍者因緣。趙州拈曰。如人暗中書字。字雖不成。文彩已彰。那裏是文彩已彰處。師心疑之。告香入室。難得此疑。難得虛心。疑悟與虛心入道之基也。

問。座主講何經。師曰。楞嚴。悟曰。楞嚴有七處徵心。八還辨見。畢竟心在甚麼處。師多呈義解。悟皆不冝。師復請益。悟令一切處作文彩已彰會。真大慈大悲。偶大善知識。

僧請益十玄談。方舉問君心印作何顏。悟厲聲曰。文彩已彰。師聞有省。遂求印證。悟示以本色鉗鎚。師則罔措。一日白悟曰。和尚休舉話待某甲說看。悟諾。師曰。尋常拈槌豎拂。豈不是經中道。一切世界諸所有相。皆即菩提妙明真心。悟笑曰。你元來在這裏作活計。師又曰。下喝敲牀時。豈不是返聞聞自性。性成無上道。悟曰。你豈不見經中道。妙性圓明。離諸名相。師



於言下釋然。悟出蜀。居夾山。師罷講侍行。悟爲衆夜  
叅。舉古帆未挂。因緣。師聞未領。遂求決。悟曰。你問我。  
師便問。古帆未挂時如何。悟曰。庭前栢樹子。師大徹。  
謂悟曰。古人道。如一滴投於巨壑。殊不知大海投於  
一滴。悟笑曰。奈這漢何。

懶菴曰。此便是第一個座主。真叅實悟底樣式也。  
懶菴寄語座主輩。而今宗師。實無圓悟其人。若欲  
回心真叅。請時時刻刻。抱個話頭。行則俱行。坐則  
共坐。若捨話頭。再無別法。能實悟也。勉之勉之。  
若有人問懶菴。那裏是文彩已彰處。答曰。眼裏放

砂。空中瀉水。頌曰。拈得頭時失却尾。拈得尾時失  
却頭。頭尾齊拈卽齊失。佳人住在玩花樓。叅。

德山垂語曰。有言時。踞虎頭。收虎尾。第一句下  
明宗旨。無言時。覲露機鋒。如同電拂。

中巖覺禪師。初講華嚴於千部堂。辭辨宏放。衆所歎  
服。適南堂過。因謂師曰。觀公講說。獨步西南。惜未解  
離文字相耳。倘能問道方外。卽今之周金剛也。師欣  
然罷講。南遊。依圓悟於鐘阜。一日入室。悟舉德山道  
有言時。踞虎頭。收虎尾。第一句下。明宗旨。無言時。覲  
露機鋒。如同電拂。作麼生會。師不能對。夙夜叅究。忽



然有省。作偈呈悟曰。家住孤峯頂。長年半掩門。自嗟身已老。活計付兒孫。悟默置之。次日入室。悟問。昨日公案作麼生。師擬對。悟便喝曰。佛法不是這個道理。真大慈大悲。大善知識。師復留五年。愈更迷悶。難得此迷悶。迷也。極。後於廬山棲賢。閱浮山削執論曰。若道悟有親疎。豈有旃檀林中。却生臭草。豁然大徹。書偈寄悟曰。出門依舊入蓬蒿。天網恢恢不可逃。誰信業緣無避處。歸來不怕語聲高。悟大喜。持以示眾曰。覺華嚴徹矣。真是人天眼目。請問學語之矣。流。你向何處辨別耶。哀哉。

懶菴曰。此又是第一個座主。真叅實悟底樣式也。

願回心座主。勉之勉之。

若有人問懶菴。德山道。有言時。踞虎頭。收虎尾。第一句下。明宗旨。無言時。覲露機鋒。如同電拂。意作麼生。答曰。靈花無背面。寶鏡絕西東。頌曰。有言時。踞虎頭。收虎尾。第一句下。明宗旨。由來牙爪滿寰區。觸著便流五色髓。無言時。覲露機鋒。如同電拂。空裏生毛。千足萬足。叅。

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是個甚麼。

范縣君婺居歲久。常坐不卧。叅圓悟。請示入道因緣。悟令看。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是個甚麼。久無所契。



一日范泣告悟曰。和尚有何方便。令某易會。悟曰。却  
有個方便。遂令祇看是個甚麼。後叅徹曰。元來恁麼  
地近耶。

懶菴曰。此又是第一個善女人。真叅實悟底樣式  
也。願在道善女人。勉之勉之。

若有人問懶菴。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是個甚麼。  
答曰。滿眼見非見。滿耳聞非聞。天旋又地轉。不知  
甚麼名。頌曰。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世出世兮貴  
中貴。清清皎皎有誰知。唧唧噥噥隨我睡。叅。

僧問趙州。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州曰。庭前栢樹  
子。後法眼舉問覺鐵嘴。承聞趙州有栢樹子話。  
是否。覺曰。先師無此語。莫謗先師好。

文殊道禪師叅佛鑑。一夜鑑舉趙州栢樹子話。至覺  
鐵嘴曰。先師無此語。莫謗先師好。因大疑。難得大疑。不  
大疑。即

悟也。提撕既久。一夕大悟。急趨丈室。鑑見來。便閉門。

師曰。和尚莫謾某甲。鑑曰。十方無壁落。何不入門來。  
師以拳搗破窓紙。鑑卽開門。搗住曰。道道。師以兩手  
捧鑑頭。作口啐而出。遂呈頌曰。趙州有個栢樹話。禪  
客相傳徧天下。多是摘葉與尋枝。不能直向根源會。  
覺公說道無此話。正是惡言當面罵。禪人若具通方



眼好向此中辨真假。鑑喜每對客稱賞。

懶菴曰。若有人問懶菴。庭前栢樹子。意旨如何。答曰。庭前栢樹子。且置。你道鼻孔邊。粒粒落地底。是甚麼。若又問。先師無此語。莫謗先師好。又作麼生。答曰。欵出囚口。頌曰。看既是覷。又非。是非非。總屬伊。岸上桃花臨水照。隨風朵朵東復西。叅。

唐詩

道場辨禪師。聞僧舉佛眼。以唐詩發明罽賓國王斬師子尊者話曰。楊子江頭楊柳春。楊花愁殺渡江人。一聲羌笛離亭晚。君向瀟湘我向秦。師聞默有所契。

卽趨龍門求入室。則其疑也。可知。佛眼問。從上祖師方冊因緣。許你會得。忽舉拳曰。這個因何喚作拳。師擬對眼。築其口曰。不得作道理。師於是頓明大法。

懶菴曰。若有人問懶菴。祇如楊子江頭楊柳春。楊花愁殺渡江人。一聲羌笛離亭晚。君向瀟湘我向秦。甚麼處是發明罽賓國王斬師子尊者話。答曰。驀地湊來方恰好。全機覷面任君看。若再問。如何明得方恰好。便喝。頌曰。喝裏唐詩千萬首。發明佛祖盡無遺。拈來挂在竿頭賣。一日風流十二時。叅水中鹽味。色裏膠青。決定是有。不見其形。



白楊順禪師依佛眼。聞普說。舉傳大士心王銘曰。水中鹽味。色裏膠青。決定是有。不見其形。師於言下有省。後觀寶藏迅轉。頓明大法。

懶菴曰。若有人問懶菴。水中鹽味。色裏膠青。決定是有。不見其形。意旨如何。卽以手空中點三點。示之。頌曰。玉兔走。金烏飛。渾身是口洩天機。佳人獨立明窓下。不識才郎暗地歸。叅。

僧問香巖。如何是道。巖曰。枯木裏龍吟。如何是道中人。巖曰。髑髏裏眼睛。

護聖靜禪師依南堂。堂每舉香巖枯木裏龍吟話。往

返酬詰師叅久之。竟大悟。

懶菴曰。若有人問懶菴。如何是枯木裏龍吟。卽側耳作聽勢。如何是髑髏裏眼睛。卽瞪目作看勢。頌曰。水上浮萍疊疊青。分開合攏浪花生。鴛鴦對對萍中睡。多少遊魚不敢親。叅。

趙州勘婆話前見

石頭回禪師。世爲石工。雖不識字。志慕佛乘。每求人。口授法華。能誦之。在大隨取崖石。手不釋鎚鑿。而誦經不輟口。南堂見而語曰。今日硿硿。明日硿硿。生死到來。作麼折合。師愕然。釋其器設禮。願聞究竟法。因



隨至方丈。堂令且罷誦經。看趙州勘婆因緣。師於是  
念念不去心。念念不去心。參也。既能不去心。即懶菴所謂一念真疑而  
之理耶。高流異衲。誠如回禪師念念不  
去心。吾保個個都實悟矣。諦聽諦聽。久之。因鑿石  
石稍堅。盡力一鎚。瞥見火光。忽然大悟。走至方丈。禮  
拜呈偈曰。用盡工夫。渾無巴鼻。火光迸散。元在這裏。  
堂欣然曰。子徹也。復獻趙州勘婆頌曰。三軍不動旗  
閃爍。老婆正是魔王脚。趙州無柄鐵掃帚。掃蕩烟塵  
空索索。堂授以僧服。人以師爲石工。故號爲回石頭  
云。

懶菴曰。此便是第一個不識字底。却能真參而得

實悟底樣式也。六祖道。諸佛妙理。不關文字。豈不  
然邪。高流異衲。勉之勉之。

若有人問懶菴。那裏是趙州勘破婆子處。答曰。兩  
眼對兩眼。頌曰。婆子勘破若爲儔。怒按靈峯看水  
流。白浪層層非世見。一聲長嘯錦鱗浮。參。

有句無句話

教忠光禪師。未參禪時。喜閱羣書。一日忽曰。旣剃髮  
染衣。當期悟徹。豈醉於俗典耶。遂棄去。真大丈夫兒  
退步知非。可

隣而今剃髮染衣。個個醉於俗典。專以詩文爲務乎。  
旣以詩文爲務。而猶向人前搖拂子。使拄杖。不亦欺  
人害己之甚耶。懶菴寄語高流異衲。俗典必不可親  
詩文斷不可做。若親俗典做詩文。則便不能一念真  
別傳錄卷二



疑而參話頭矣。即大慧老人所謂外鬼為殃，猶可解家親作祟，不能禳也。彼向人前搖拂子，使拄杖者，豈不是欺人害己之甚耶。往參大慧，慧謂曰：汝在佛心高流異衲，諦聽諦聽。

處所得者。試舉一二看。師舉佛心上堂，拈普化公案

曰：佛心則不然。總不恁麼來時如何。劈脊便打。從教

徧界分身。慧曰：汝意如何。師曰：我不肯他後頭下個

註脚。慧曰：此正是以病為法。師毅然無信可意。慧曰：

汝但揣摩看。師竟以為不然。降伏。若生而今，則無救

也。不過亦是個馳聲走譽底長老而已。何經旬因記

海印信拈曰：雷聲浩大，雨點全無。始無滯此所謂意

賊為子而今滔趨告慧。慧以舉道者見瑯玕並玄沙

未徹語詰之。師對已。慧笑曰：雖進得一步，祇是不著

所在。如人斫樹，根下一刀，則命根斷矣。汝向枝上斫

其能斷命根乎。真大慈大悲大善知識。懶菴力勸不

真疑參話頭者，正是根下著今諸方浩浩說禪者，見

處總如此，何益於事。其楊岐正傳三四人而已。詎料

楊岐正傳一人也。無高流異衲，尚安得不一師愠而

去。如此獍龍非大翌日，慧問汝還疑否。師曰：無可疑

者。近世之馳聲走譽者，皆是無可疑者也。幸教慧曰：

祇如古人相見，未開口時，已知虛實。或聞其語，便識

淺深。此理如何。真大慈大悲大善知識。若人於此而

別傳錄卷二



禪和家未嘗不看過。無奈都是不生疑。師竦然汗下。

轉念之流。所以佛法至於平沉也。哀哉。師竦然汗下。

莫知所詣。如此。憐龍纔得降伏。然非大慧殷勤接引。

轉念。便是悟道之基。慧因令究有句無句話。師一日

高流異衲。諦聽諦聽。慧因令究有句無句話。師一日

問曰。某甲到這裏不能得徹。病在甚處。至此纔虛慧

曰。汝病最僻。世醫拱手何也。別人死了活不得。汝今

活了未曾死。要到大安樂田地。須是死一回始得。真

了也。洗鉢盂了也。去却藥忌。道將一句來。師曰。裂破

慧震威喝曰。你又說禪也。師即大悟。慧搥鼓告眾曰。

龜毛拈得笑哈哈。一擊萬重關鎖開。慶快平生在今

雷吼驚起須彌藏。北斗洪波浩渺浪滔天。拈得鼻孔

失却口。

懶菴曰。若有人問懶菴。有句無句話。作麼生會。答

曰。敲碎髑髏流出髓。腥風到處集烏鴉。頌曰。奇奇

老鼠偷葶薺。妙妙貓兒戴紙帽。乃拊掌大笑曰。還

見有句無句。如藤倚樹。樹倒藤枯。恰在此處麼。叅

大梅問馬祖。如何是佛。祖曰。即心是佛。大梅於

言下契悟。

西禪需禪師。徧叅名宿。結菴於羗峯絕頂。不下山者

別傳錄卷二

六



三年。若在而今。又是一個馳聲走譽底。佛心才挽出。  
善知識矣。孰知其未實悟耶。哀哉。

首眾於大乘。佛心才挽出。不為無意。嘗問學者即心  
是佛因緣。即大慧所謂大法不明。未免以已證悟處

此。哀哉。時大慧菴於洋嶼。師之友彌光。即教忠禪師與師

書曰。菴主手段。與諸方別。可來少款。如何。師不答。光

以計邀師飯。師往赴之。而今安得有如會大慧為諸

徒入室。師隨喜焉。慧舉僧問馬祖。如何是佛。祖曰。即

心是佛。作麼生會。師下語。大慧詬之曰。你見解如此。

敢妄為人師耶。鳴鼓普說。許其平生珍重得力處。排

為邪解。而今安得有如師淚交頤。不敢仰視。默計曰。

我之所得。既為所排。西來不傳之旨。豈止此耶。遂歸

心弟子之列。真大丈夫兒。一日慧問曰。內不放出。外

不放入。正恁麼時。如何。師擬開口。慧拈竹篋劈脊連

打三下。師於是大悟。厲聲曰。和尚已多了也。慧又打

一下。師禮拜。慧笑曰。今日方知我不汝欺也。遂印以

偈曰。頂門豎亞摩醯眼。肘後斜懸奪命符。瞎却眼。卸

却符。趙州東壁挂葫蘆。

懶菴曰。此又是第一個分座接物。名振諸方。後來

退步知非。復叅話頭。而得實悟底樣式也。今時或

有分座接物。名振諸方。還能如他之退步知非者



乎。若能退步知非。則高出西禪一頭地矣。何也。蓋爲舉世無大慧爲之師。舉世無教忠爲之友也。願退步知非者。勉之。勉之。

若有人問懶菴。如何是卽心是佛。答曰。一字兩頭垂。刀鎗密密布。頌曰。卽心是佛。卽佛是心。心也。色也。空色。佛也。空空色。空色。空色。都料却。仰頭唯見滿天星。叅。

三聖道。我逢人卽出。出則不爲人。興化道。我逢人則不出。出卽便爲人。

大圓璞禪師依大慧。一日入室。慧問三聖興化出不出。爲人不爲人話。你道這兩個老漢。還有出身處也無。師於慧膝上。打一拳。慧曰。祇你這一拳。爲三聖出氣。爲興化出氣。速道。速道。師擬議。慧便打。復謂曰。你第一不得忘了這一棒。後因大慧室中問僧曰。德山見僧入門。便棒。臨濟見僧入門。便喝。雪峯見僧入門。便道。是甚麼。睦州見僧入門。便道。現成公案。放你三十棒。你道這四個老漢。還有爲人處也無。僧曰。有。慧曰。劄。僧擬議。慧便喝。師聞之。大悟。

懶菴曰。若有人問懶菴。三聖興化。出不出。爲人不爲人。意旨如何。答曰。裙拖六幅湘江水。髻挽巫山



一段雲。頌曰。三聖飲茶。與化飲酒。茶酒飲來不用口。滿面清風笑不休。手攜隻履沿街走。叅。

三不是話前

佛照光禪師初依東山。山問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

是個甚麼。師罔措。遂致疑。通夕不寐。法器自次日入

方丈請益。昨日蒙和尚垂問。既不是心。又不是佛。又

不是物。畢竟是個甚麼。如此生疑。便不落知解。即懶

切話頭。皆宜如望和尚慈悲指示。山震威一喝曰。這

沙彌。更要我與你下註脚在。拈棒劈脊打出。真大慈

善知師於是有省。有省者。解路暫後謁月菴杲。應菴

華。百丈震終不自冑。此其所以。適大慧領育王。四海

英才。鱗集師亦與焉。大慧室中問師。喚作竹篋則觸。

不喚作竹篋則背。不得下語。不得無語。師擬對。慧便

打。師豁然大悟。從前所得。瓦解冰消。

懶菴曰。若有人問懶菴。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是

個甚麼。答曰。榔栗橫擔。不顧人。直入千峯萬峯去。

頌曰。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眼見耳聞。却不會。全

機堆在石臺前。一陣風來。百雜碎。叅。

僧問趙州狗子。還有佛性也無。州曰。無。

薦福本禪師依大慧。時受印可者多。師謂其棄已。且



欲發去。大慧知而語之曰。汝但專意叅究。如有所得。不待開口。吾已識也。若不具如是人天眼目。何得由名爲大慈大悲大善知識耶。

是益銳志。以狗子無佛性話。舉無字而提撕之。有此銳志。

之真參。自然有後來之實悟。伏望高流異衲。依而行之。一夕。將三鼓。倚殿柱。昏

寐。聞不覺無字出口。吻忽爾大悟。後三日。大慧歸自郡城。師趨方丈。足纔越閭。未及吐辭。慧見便曰。本鬚

子。這回方是徹頭也。真是人天眼目。

懶菴曰。薦福足纔越閭。未及吐辭。大慧如何便知他大悟。乃曰。本鬚子這回方是徹頭也。此個境界。可是而今成羣打七。逐隊談禪之所能測度耶。非

真具人天眼目者。不能辨別也。高流異衲。卽此可以生深信心。卽此可以一念真疑而叅話頭矣。勉之勉之。

若有人問懶菴。趙州無字。意旨如何。答曰。直豎千峯頂。橫鋪四海中。頌曰。這邊高高高處豎。那邊深深深處鋪。兩下撞來成一片。藕絲孔裏暗嗟吁。叅僧問趙州。狗子還有佛性也無。州曰。無。

秦國夫人計氏法真。自寡處屏去紛華。常蔬食。習有爲法。因大慧遣謙禪者致問其子魏公。公留謙以祖道誘之。真一日問謙曰。徑山和尚尋常如何爲人。謙



曰。和尚祇教人看狗子無佛性。及竹篋子話。祇是不得下語。不得思量。不得向舉起處會。不得向開口處承當。狗子還有佛性也無。無。祇恁麼教人看。真大慈大悲大善。知真遂諦信。巾幗大丈夫。見說遂諦信。於是夜坐力叅。久之竟大悟。謙辭歸。有偈呈大慧曰。逐日看經文。如逢舊識人。莫言頻有礙。一舉一回新。慧復書。極其讚歎。

懶菴曰。此又是第一個善女人。真叅實悟底樣式也。願在道善女人。勉之。勉之。

若有人問懶菴。狗子還有佛性也無。無。祇恁麼教人看。意作麼生。答曰。霜刀纔舉起。徧界血淋漓。頌

曰。覲面相知萬萬千。來來往往影如烟。分明一幅新春畫。晝夜撐開額角邊。叅。

### 趙州無字

無菴全禪師。久依佛智。每入室。智以狗子無佛性話問之。師罔對。一日。聞僧舉五祖頌曰。趙州露刃劍。忽然大悟。有偈曰。鼓吹轟轟坦半肩。龍樓香噴益州船。有時赤脚弄明月。踏破五湖波底天。

懶菴曰。若有人問懶菴。如何是無。答曰。夜半正明。天曉不露。頌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不鑽不仰。粉碎一團叅。



趙州無字

笑翁堪禪師叅無用。用室中常以狗子無佛性話開示。一日師擬開口。用以竹篋劈口便打。師大悟。應聲呈偈曰。大荼毒鼓轟天震地。轉腦回頭橫尸萬里。

懶菴曰。若有人問懶菴。如何是無。答曰。點卽不到。卽不點。頌曰。百孔千穿。七零八落。信手拈來。頭頭是道。叅。

死後向甚麼處去

李正信居士叅應菴。一日入室。菴拈其胷曰。侍郎死後向甚麼處去。士駭然汗下。菴喝出。真大慈大悲大善知識所謂不

將佛法當人情也

士退。叅不旬日。竟大悟。

懶菴曰。若有人問懶菴。居士死後向甚麼處去。答曰。向鑊湯爐炭裏去。頌曰。泥牛石馬入長安。走到中途不冑前。六臂金剛齊舉手。生擒活捉亂加鞭。叅。

從無住本。建一切法

萃藏權禪師叅佛智於靈隱時。無菴為第一座。室中常以從無住本。建一切法問之。師久而契悟。答曰。暗裏穿針耳中出氣。

懶菴曰。若有人問懶菴。如何是從無住本。建一切



法乃拊掌歌曰囉囉哩哩囉囉頌曰舌頭動著便  
飛空千手千眼盡現中一切法今從此建桃花亂  
落水流東叅

有句無句話

松源嶽禪師徧叅諸大老罕當其意者乃入閩見木  
菴一日辭去木菴舉有句無句如藤倚樹子作麼生  
師曰裂破木菴曰瑯玕道好一堆爛柴響師曰屎上  
加尖木菴曰老兄下語山僧不能過其如未在他口  
拂柄在手爲人不得驗人不得真大慈大悲大善知  
那一個爲得人驗得人不過意識依通認賊爲師曰爲

人者使博地凡夫一超入聖域固難矣驗人者打向

面前過不待開口已知渠骨髓何難之有近世馳聲

一個不是這般道殊不知未實悟者只驗得凡夫俗

實悟又安知真善知識之境界耶所言驗者不過意

識依通認賊爲子從模子上脫來從模子上脫去合

力勸這模子便以爲是合不著這模子便以爲非懶菴

念真疑叅話頭者蓋恐高流異衲墮於意識依通木

菴舉手曰明明向汝道開口不在舌頭上後當自知

真大慈大悲逾年見密菴於衢州隨問即答密菴微

笑而已大善知識師切於究竟至忘寢食密菴纔

也退步知非若生而今則無救矣何後因密菴入室次



問傍僧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話。師侍側。豁然大悟。乃曰。今日方會木菴道。開口不在舌頭上。自是機辨縱橫。未幾遂分座。

懶菴曰。若有人問懶菴。有句無句。如藤倚樹子作麼生。答曰。今日天晴好曬眼。若再問瑯玕道。好一堆爛柴。響。答曰。雨下也。頌曰。聾人雲端聽曲。瞎子海底穿針。兩下齊來合掌。都解喚甕作鐘。叅。

正睡著時。無夢。無想。無見。無聞。主在甚麼處。

高峯妙禪師。初入淨慈。立三年死限。叅禪。父兄尋訪。巍然不顧。請益斷橋。橋令叅生從何來。死從何去話。

於是脇不至蓆。口體俱忘。或如廁。唯中單而出。或發

函。忘肩鑷而去。

如此立志。如此勇猛。誠真叅話頭之標榜也。古人幸有如此標榜。高流異

衲。何不一依而行之。

時雪巖寓北礪塔。特往扣之。方問訊。即打

出。閉却門。

真大慈大悲。大善知識。

一再往。始得親近。令看無字。

自此叅扣無虛日。

無一日懈怠。無一時懈怠。可知。

巖一日。忽問阿誰

與你拖個死尸來。聲未絕。即打出。

真大慈大悲。大善知識。

如是

者。不知其幾。師扣愈虔。

無一日懈怠。無一時懈怠。可知。

值巖赴處之

南明師。即上雙徑叅堂。半月。偶夢中忽憶斷橋空中

所舉萬法歸一。一歸何處話。疑情頓發。三晝夜。目不

交睫。

如此立志。如此勇猛。誠真叅話頭之標榜也。古人幸有如此標榜。高流異衲。何不一依而行之。



一日在廊下行。見衆僧堂內出。不覺混於隊中。至三塔閣上諷經。無一處而不知。擡頭忽覩五祖演真讚曰。

百年三萬六千朝。反覆元來是這漢。驀然打破拖死尸之疑。其年二十四矣。恰滿三年限。高峯打破拖死尸之疑。正如大

慧忽然前後際斷。動相不生。却坐在淨裸裸處。一般其實大法未現前也。此關頭最是要緊。遇人則不蹲坐於此。必要實證實悟。大法現前。而後休。不遇人。則便蹲坐於此。作奇特想。作玄妙想矣。既蹲坐於此。作奇特。作玄妙。又何由能造到實證實悟。大法現前之境界耶。幸高峯大慧俱得遇到實證實悟。大法現前之譽者。之不得。解夏詣南明巖。一見便問阿誰與你拖

個死尸到這裏。師便喝巖拈棒。師把住曰。今日打某甲不得。巖曰。爲甚麼打不得。師拂袖便出。翌日巖問

萬法歸一。一歸何處。師曰。狗舐熱油鑊。巖曰。你那裏

學這虛頭來。師曰。正要和尚疑著。又到雪竇見希叟

曇。曇問那裏來。師拋下蒲團。曇曰。狗子佛性你作麼

生會。師曰。拋出大家看。曇自送歸堂。如此問答。卽真

過如此。若生而今。豈不又是個馳聲走譽底長老耶。若欲救他。無處發藥。不亦哀哉。雪巖之不卽勦絕高

峯者。蓋因高峯初到歡喜地。待其歡喜已定。然後勦絕之也。所謂時節因緣有待耳。此乃大善知識之所

以爲大善知識。豈巖遷道場。移天寧。師皆隨侍。一曰

巖忽問曰。閒浩浩時。作得主麼。師曰。作得主。又問睡

夢中。作得主麼。師曰。作得主。又問正睡著時。無夢。無

想。無見。無聞。主在甚麼處。真大慈大悲大善知識。所謂頂門一針也。師無



語。到此纔退步。知非。所巖囑曰。從今日去。也不要汝學佛學法。也不要汝窮古窮今。但只饑來喫飯。困來打眠。纔眠覺來。却抖擻精神。我這一覺。主人公畢竟在甚麼處安身立命。真大慈大悲。大善知識。師於是復奮志入臨安龍鬚。自誓曰。揅一生做個癡。漢。決要這一著子明白。復如此立志。復如此勇猛。誠真參話頭。而期實悟之標榜也。古人有如此標榜。高流異衲。而期不依。越五年。一夜睡覺。正疑此事。忽同宿道友。推枕子墮地作聲。豁然大悟。自謂如泗州見大聖。遠客還故鄉。元來只是舊時人。不改舊時行履處。懶菴曰。古來真參話頭。立志勇猛。無如高峯。因合

掌讚曰。這個真參鐵漢子。喫盡辛酸。參不止。立死限。忘寒暑。頂戴痛棒。甘如飴。必要參開禪裏髓。偶爾忽覩真讚云。一時颺下生歡喜。當日不逢老作家。幾作醯雞。在甕底。夢想見聞生疑心。將做癡。豈復參起。如是五年。念念參。參來參去。志不餒。直待枕子墮地聲。不覺虛空笑破嘴。笑破嘴。囉囉哩。滿耳歌謠賀太平。全身坐卧月明裏。阿呵呵。樂無比。選佛場中中狀元。斯時方顯真參實悟矣。若有人問懶菴。無夢。無想。無見。無聞。主在甚麼處。答曰。蚯蚓同蛇走。蝦蟇努眼睛。頌曰。無夢。無想。大



地山河鋪在掌。無見。無聞。虛空齊來額上停。主在甚麼處。點點絲絲如雨注。休休休。亂織梭。錦絲不斷梭。臍口。絆住金毛在玉窩。叅。

萬法歸一。一歸何處。

斷崖義禪師。依高峯爲童行。峯名之曰從一。因授以萬法歸一。一歸何處話。令叅。一日峯爲僧舉牛過窓楞話。師聞之。忽生疑。叅究不倦。而若生疑。又叅究不倦。而不實悟者。未之有也。但難得遇人掃除狂見耳。一日告峯曰。上極天宮。

下窮水際。盡大地一個琉璃瓶。峯曰。莫作聖解。真大慈悲。大善知識。未幾。師往鉢盂塘。見松上雪墜。有省。卽詣峯。

呈頌曰。不問南北與東西。大地山河一片雪。聲未絕。峯便打出。真大慈悲。大善知識。師便詣山之西禪菴。自誓曰。

七日不證。則往江西見欽公矣。遂端直堅壁。忘寢食。夜則攀樹獨立。達旦。其勇猛辨道。爲何如也。若高流異衲。亦依他如是。真叅。安有不實悟之。未至所期。豁然大悟。奔至死關。呼曰。老和尚。

今日謾我不得也。乃呈頌曰。大地山河一片雪。太陽一照便無踪。從此不疑佛與祖。更無南北與西東。峯喜爲上堂曰。二十餘年布個縵天網子。打鳳羅龍。竟不曾遇著個鰕鱉。今日不期有個螭螟蟲。撞入網中。固是不堪上眼。三十年後。向孤峯絕頂。揚聲大叫。且



道叫個甚麼。大地山河一片雪。真大慈大悲  
大善知識。

懶菴曰。你看前也是大地山河一片雪。爲甚麼痛棒打出後也是大地山河一片雪。爲甚麼上堂印證。高流異衲。卽此可以生疑而真叅矣。勉之勉之。若有人問懶菴。萬法歸一。一歸何處。便對面上一唾。頌曰。萬法歸一。一歸何處。清歌妙舞樂悠悠。自古瓊花開玉樹。叅。

大智發於心。於心何處尋。成就一切義。無古亦無今。僧問法燈。百尺竿頭如何進步。燈曰。噫。圓通止禪師。弱冠夢異僧授四句偈。已而有以南安

巖主像遺之者。卽傍所載聰明偈。自是持念不忘。後五年。隨父師乃金紫徐將漕西洛。一夕忽大悟。有偈曰。不因言句不因人。不因物色不因聲。夜半吹燈方就枕。忽然這裏已天明。遂祝髮受具。

茶陵郁山主。不曾行脚。因廬山有化士至。論及宗門中事。教令看法燈噫字。凡三年。一日乘驢度橋。一踏板橋而墮。乃大悟。有偈曰。我有神珠一顆。久被塵勞關鎖。今朝塵盡光生。照破山河萬朵。

懶菴曰。這兩個大丈夫。便是不曾雲遊。不曾親近善知識。唯以真叅話頭。而得實悟底樣式也。懶菴



集真叅實悟。原因爲力勸高流異衲。不可成羣打  
七。逐隊談禪。必以一念真疑叅話頭爲主。故將此  
兩個大丈夫。置於卷末。以爲後殿云。

若有人問懶菴。這四句偈。意旨如何。答曰。前三三  
後三三。頌曰。前三三。後三三。付與胡僧一擔擔。便  
恁麼。太無端。回頭不覺布衫穿。若又問如何是法  
燈。噫字。答曰。掘地覓天。敲冰取火。頌曰。掘地覓天。  
敲冰取火。驀然撞著。虛空包裹。叅。



